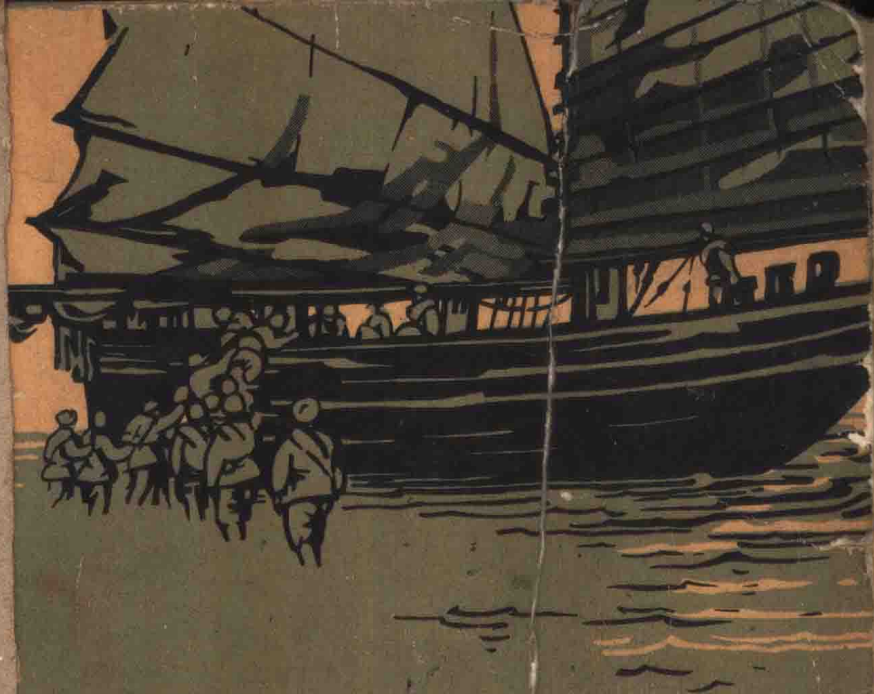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江南北

顧萍浩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大 江 南 北

顧 萍 浩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大 江 南 北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顧 萍 浩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康 平 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 1484

开本850×1168 耗1/32 印張13 插頁2 字數278,000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53,000 定價(6)1.30元

內 容 提 要

“大江南北”是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至解放战争中期，粟裕將軍所率領的一支主力，在揚子江南北和日寇、反动軍隊战斗的史实。

作者着重描写一个連队，从而反映了华东战場的某些側面，其中有著名的天目山保卫战、苏中七战七捷、涟水防御战和华东战場的戰略轉折点——孟良崗战役。

从全团著名的老英雄馬士德、优秀的机枪射手石方玉、沉着善战的俞义华、天真純朴的农民战士李靖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上，可以看到，在那艰苦殘酷的岁月中的可歌可泣、惊心动魄的事迹。

胜利——不是廉价所能换取的，它是千万个烈士的鮮血所鑄成的史碑。

第一部

I

一排長馬士德，悄悄地走到連部門口伸頭向門里一看，連長正伏在豆油燈下寫什麼。馬士德心里楞住了。進去好，還是不進去好？進去吧，怕連長把臉一沉，說：“不參加班里開討論會，到連部來幹什麼？”不進去，今晚連長和指導員把補來的新戰士名額都分配好了，把那個漂亮小伙子李靖分配到別的排里去了怎麼辦？那時，不能瞪着眼指名向上級要；或者厚着臉和其他排的排長講情調換一個呀！俗語說，“生米已煮成熟飯”，那時候就晚了。對！還是進去。他想到這裡，兩耳發了熱，心一沉，嘴里喊了聲：

“報告！”

連長俞義華在寫月終報告，有個“迫”字寫不出來，正咬着嘴唇凝神地在想，忽然聽見門外有人喊報告，就心不在焉地“嚥”的應了一聲。

馬士德左手按着駁殼槍的木壳輕輕地跨進連部大門。屋里就連長一個人，淡黃色的豆油燈光照在牆壁上，映着連長的影子。他看連長沒有發覺他走進來，便裝着嗓子痒，小聲地咳了幾聲。

俞義華正為着“迫”字在懊躁，心想：誰在搗蛋！抬頭一看，是馬士德，欣喜地說：

“一排長！近迫作业的迫字怎么写？”

馬士德看連長問他的字，連忙趁機走近桌邊，說：

“近迫作业的迫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就是被压迫的迫。”

“对！就是富人压迫穷人的迫？”

馬士德只是眯着眼睛，仰着头发楞，“迫！近迫作业的迫……”

俞义华看馬士德也答不上，干脆把鋼筆往軍服左胸小口袋上一插，說：

“你的腦瓜和我一样，劈开来用肥皂水洗洗才行呢！”

馬士德笑道：“連長！这个迫字，本来我記得的，因为心里有事情！”

“噢！心里有事情，什么緊張的事情把你攪昏了？”

馬士德只是咧着嘴笑。

俞义华就喜欢爽气，他看見有人說話不爽气，就索性来个干脆不談。他語气加重地說：

“你怎么也学会小資產階級的那一套啦，忸忸怩怩的！”俞义华一面翻弄桌上的紙头一面說。“对了！你不参加班里开討論会，到連部来干嗎？”

馬士德心里一凉：坏了！我判定連長一定要問我这一句，現在真的問起来了。可是不答又怎么办呢，于是只好說：

“有問題想請示。”

“什么問題，快說吧。我还得写报告呢！”

“我排能补充几个新战士？”

“和其他排一样——三个。”

“一个班一个？”

“对。”

馬士德見連長並沒有不耐煩的樣子，於是說：

“我請首長把那個姓李的小傢伙補給我們一排。”

俞義華見馬士德要李靖，心里楞了一下：他也看中了李靖？怎么人長得漂亮，身體健壯就这么惹人喜歡？

這一次如皋參軍的戰士，一共補到二連來的是十五個人，都是不超過二十四歲的小伙子，而且都有一定的軍事常識和戰鬥經驗，因為他們都是在反清鄉中鍛煉出來的民兵。

有個新戰士叫李靖，十八歲，可是長得很高大。全連數二班機槍手石方玉的個子最高，他比石方玉僅僅矮小半個頭。身材很魁梧，圓圓的面孔象只大蘋果，眼珠又大又黑，因為他到底太年青，所以在臉上總脫不了一層孩子氣。昨天中午一到二連來，他就很受人注目，誰都想：這家伙不錯！能把他補到我們班上就好啦。

俞義華早打好了主意，準備把他放在連部當通訊員；現在見馬士德指名要他，就假裝不知道，笑着問：

“是個什麼樣的人？”

“最漂亮的一個！”

“喔……”俞義華有趣地喔了一聲。

“我準備把他當彈藥手。過一個時期，他一定是個漂亮的射手。”

“跟誰當彈藥手？”

“石方玉唄！”馬士德以為連長能答應他了，故此高興的說，

“連長！石方玉您是知道的，在全連的射手中沒有比他再強的了
吧？”

俞义华遞給馬士德一支烟，深深的吸了一口，然後慢慢地把
烟霧向空中噴出，看着一縷縷的白烟想着……馬士德挺鬼氣，有
眼力，偏偏看上了李靖。

馬士德接着又說：“我保證把他培養得漂漂亮亮，那時，連長
要把他調出來，我一定沒有意見！”下一句，馬士德不是出於真
心，他從三八年春天參加新四軍時就在俞义华班里當戰士，三九
年他跟旅長當過一個時期警衛員，後來又回到俞义华班里當副
班長，除了俞义华中途負過三次傷在醫院休養外，就從來沒有離
開過他，所以他的一切，俞义华都很了解。

馬士德喜歡漂亮，愛說調皮話，即使在打仗的時候，他也要
說幾句笑話。他喜歡戰士們弄得清清爽爽，他排里的戰士，每人
槍口上都有一塊紅的槍口布，槍皮帶上都用灰布包着，看起來很
美觀。他本人的駁殼槍上也挂着綠色絨綫編成的繮子，走起路
來在屁股後面甩呀甩的。

俞义华很朴素，他不喜歡在這一方面講究，但他也不反對馬
士德的這一套，有時看馬士德一股朝氣勃勃的勁兒心裡也喜歡。
但不喜歡他的，就是有點保守。每次連部向他調人，馬士德總要
還價，所以他說將來連長要把李靖調出來，他一定沒有意見，俞
义华認為他沒有說老實話。於是很嚴肅地問：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一定保證，決不象過去那樣討價還價！”

俞义华搖搖頭，說：

“你先別忙提保證，你的意見，我和指導員商量一下再說，在

沒有把決定告訴你之前，你先別作數。”

馬士德楞住了。說了半天還是不作決定，明天早晨新戰士就要下班了，這怎麼辦呢！他想再向連長請求請求，可是連長却伏到豆油燈下去寫他的報告了，他想不能再囑蘇，不然要挨熊的，於是說：

“報告連長，我回去啦。”

俞義華頭點了一點，馬士德敬了個禮，轉身出了連部的大門。

門外漆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北風發出呼呼的響聲。馬士德豎起棉大衣的領子，心想，天要下雪了。

馬士德走到二班門口，正巧碰上指導員吳敏。

吳敏問：“散會了？”

“指導員！我沒有參加開會，剛從連部來。”

“向連長匯報情況啦？”

“沒有，為人的事！”

“噢！為人的事，”吳敏想了一想。“為什麼人？”

“李靖。”

“大个子？”

“對，就是他，漂亮鬼！”

“為他幹什麼？他還沒有下班呢！”吳敏摸不着頭腦的問。

“我想把他要到我排里來跟石方玉當彈藥手。”

“連長答應了？”吳敏知道俞義華要把李靖留下當通訊員，故意這樣的問。

“答應了一半。”

“還有一半呢？”

“連長說要和指導員商量呢！”

“喔……”吳敏笑了一笑，心想，馬士德就是愛漂亮。

“指導員！請你和連長說說，把李靖給我吧！”

把李靖这样的人給石方玉當彈藥手，不管是俞義華和吳敏都認為很恰當的。但因為俞義華已預先打好了主意要把李靖留在連部，在吳敏看來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，不過通訊員最好是老的好。既然馬士德有這樣的提議，吳敏認為是很合理的。關於俞義華那一方面，是可以講通的，根據吳敏和俞義華幾年相處的經歷說明，是有幾分把握的，所以吳敏安慰馬士德說：

“好，我回去和連長談談，不過最後還要連長決定。回去睡吧，別凍着。”

馬士德是個機靈人，聽了指導員的口氣，就知道問題不大了，於是笑道：

“我明天到連部來聽好消息！”話中是要指導員一定實現他的願望。

二班剛散會，馬士德一跨進門檻，該班班長劉根富和機槍手石方玉迎了上來，問：

“排長！要求得怎麼樣？”

馬士德得意的笑着，說：“有個八成數啦！”

“不會變卦？”劉根富心切地追問。

馬士德一想，這很難回答，指導員是沒有問題了，連長還不知道怎麼樣？別到時候話落了空，於是只好說：

“我看不會。”

“我和他比過了，”石方玉說，“比我矮小半個頭，不過，他還在長，將來連上的頭號大個子可能就數他了！”

II

天剛黃昏時，飄下了大雪，一夜光景，雪把整個道路和河流都封平了。

上午六時，司令部來了緊急命令：要彭毅團長所率領的這一團，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對日寇的反攻形勢，進軍江南。

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第一場雪。

天空和大地象連成了一片，雪片象撕碎的棉花在北風中旋轉飛舞，無盡止的往地上落。

人們伸頭向門外一看，就會把舌頭一伸，“好大的雪啊！”

團就要在這風雪交加的夜里出發。

李靖一到二班，因為大家都忙於出發，所以也沒有開會歡迎。馬士德領着李靖和班長劉根富介紹說：

“這是二班長，你就在他班里工作。”

劉根富慌忙和李靖握手，兩人把手一握，劉根富就覺得李靖的手和他本人完全是兩個樣子，既大又粗，粗得象樹根，心想：在家一定是干苦活的。

石方玉也連忙和李靖握手，馬士德在旁邊一看笑了，兩人象廟門前的大旗杆一樣。

下午，石方玉交給李靖半條扁担、一只箱子，並且把子彈點數交給李靖，道：

“一共一百二十發，三十二發原火，八十八發翻火！”

李靖弄不清楚原火和翻火子彈有什麼區別，於是問：

“石同志，什么叫原火，什么叫翻火？”

“原火是沒有打过。翻火，是打过的子彈壳拿回来重翻的。”

“打起来一个样嗎？”

石方玉笑着摇摇头，說：“翻火的不保險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靖好奇地問。

“我們沒有兵工厂，用土办法造的，是土家伙！”

“怪不得，翻火子彈不是爛头就是銹屁股，原来是土造貨！”

李靖包着子彈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心想：怎么叫我李靖来干这个呢？这一次区里动员参军我第一个报的名，而且指名要参加老七团。实指望参加主力不能背三八式也能扛根德国造，竟想不到来扛子彈箱子！人家准定是看不上我呀！新兵嘛，又不会打仗，給他好枪会弄坏了，干脆下班扛子彈箱子得啦！可是比我小一岁的陈忠在一班却背了根三八枪，我倒扛着这个破箱子。一百二十发子彈还有八十八顆土家伙，說起来真有点丢人！别的倒无所谓，就是在同伙来的人面前有些不光彩，人家一定会說：“上級看得起他，会叫他扛子彈箱子嗎？”

石方玉看得出李靖不大高兴，于是問：

“怎么你老是皺眉头？”

李靖掩飾地說：“我看这个天发愁！”

石方玉是过来人，当五年前他一参加部队时，上級看他个子高有力气，也叫他当彈药手，他心里也不痛快了有半个多月，現在李靖不高兴，准是为这个事，于是笑着說：

“我一参加部队的时候也和你現在一个样，后来才知道我的想法完全錯了；一挺机关枪頂一个班的火力，普通的人上級会叫他有机枪嗎？”

李靖一听——有道理。但我現在不是用机枪而是扛子彈箱子，当副手呀。

“我們的連長和排長、班長，都干过机枪射手，尤其我們的排長，是全營最出名的射手，指到哪儿打到哪儿！”石方玉把槍衣一卸，一挺已脫去火漆麻麻孔孔的“伯郎寧”机枪，出現在李靖眼前。

石方玉意味深長地說：“四〇年黃橋決戰打獨立第六旅繳來的，為了奪取這挺机枪，我們的老班長魏林清犧牲在它的槍口下，我也負了重傷，但它終究到了我的手里，到現在已整整的四个年頭了！我沒有一分鐘離開過它，”他端起“伯郎寧”，叉着兩條腿，對着門外，“從來沒有出過一次毛病，瞄到哪儿打到哪儿！一接火，連長就喜歡叫我的一挺机枪跟着他。”

李靖心被石方玉說熱了，要是我現在能當上射手，扛着机枪站在隊前有多威風，可是目前我還不能當射手，說真的，我連壓子彈還沒有學會呢！

石方玉把机枪給李靖，說：“端起來試試！”

李靖接過机枪，石方玉帮他矯正好姿勢，全班的人一看，喝！這粗大的身塊，端着“伯郎寧”机枪真相稱，真夠味！齊聲道好。李靖心裡也樂，臉一紅把机枪交給了石方玉。

石方玉知道新戰士的心理，剛參加部隊時喜歡扛槍，他親切地問：

“今晚上行軍，你不嫌重你就扛着，我來背子彈箱。”

李靖難為情地低下頭，可是心裡是巴不得把机枪交給他扛。

劉根富一看李靖在發窘，就向石方玉擠了擠眼，說：

“對，机枪給李靖，老石背箱子！”

李靖含羞地說：“我不会放呀！”

石方玉答道：“今晚上沒有仗打，不会放不要紧，今后日子長呢，我慢慢的教你。”

李靖笑着走到机枪身边把枪衣套上。

团按时在这风雪交加的津河綫上向西出发了——

彭毅团长所率领的这一团人是苏中根据地主力团之一，它将挺进到鬼子在华中的大本营——苏浙地区。

团要渡运河，經白馬湖，过洪澤湖支流——三河，才能进入淮南的盆地，向仪征的东面長江边前进。

为了部队的行动秘密，避免在行軍时打遭遇战，团必須在夜間行軍，按时赶到司令部所規定的目的地。

III

队伍一过了三河就在大云山下宿营了。

营部宿营命令上說：明天休息一天，部队擦枪洗衣服。

俞义华开始不清楚部队的前进方向，因为上級沒有把过江的任务傳达到連队，現在根据十几天部队所前进的方向，他心里有点数了——回江南。

江南，这对俞义华來說，这是多么亲切的两个字啊！打四〇年过江以来，他就时时刻刻的在想江南！想大茅山！想那蒼松翠柏的皖南山群！想河川交流、魚米之乡的京滬鐵路兩側的乡村！虽然他的故乡远在江西，但打抗日战争一爆发，俞义华就跟

着新四軍一支队挺进到皖南，江苏的大茅山脚下打鬼子！所以他参加部队七年的生活，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江南。说得逼真一些，只要向南走一步，总是靠他的故乡近一步。

他一看見宿营命令上規定明天休息，就高兴的向吳敏提議道：

“老吳！明天休息，今晚上我們弄点什么吃吃，聊聊天！”

吳敏笑着說：“吃是想吃，可就沒有錢！”

“我有，这一季的殘廢金我还没有花呢！”

“那不行，殘廢金发給你是叫你养身体的，誰叫你請客！”

“我吃不來独食，有东西大伙吃，吃得才香呢。嚶，老吳！你參謀參謀吃什么？”

“这儿的山芋便宜，熬山芋湯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，这玩艺已好几年沒有尝过了，熬上一大鍋，叫馬士德也來喝。”

俞义华和营長孙耀成同乡，住在江西贛江西岸山里一个小村子里，离井崗山仅一百多里，他参加紅軍是营長帶出来的，他当过号兵，偵察員，机枪手，他負过兩次輕伤，三次重伤，左手僵直成了殘廢，右胸部肋骨上还有块炮彈片沒有取出来。

因为流血过多，他的腰已駝了，臉色也很老成，看起来不象二十四岁的人，最少三十。

他本来一个字不識，可是他現在能写报告，虽然写得不好，但能讓人看懂意思。

一般的說，他指揮一个連队打仗，打得不坏。今年夏天如东一仗，他这个連就逮住了六个活鬼子。

他沉靜，这和愛說愛笑的馬士德完全相反。他喜欢多思索，

即使夜里睡在床上他也想到：明天應該找誰談話，要向營部請示什麼……。

阴天，使他遍身的伤口发痛，起不了床，可是他却咬着牙爬起来，在号兵未吹出操号时，他已站在操場上了。

革命队伍好似一座洪爐，他象在洪爐被燂火的鉄块，越煉越强。

吳敏很关心他的身体，时常把津貼拿出来叫司务長买点猪油熬熬給俞义华拌拌飯，或者买点猪肝燂点湯給他喝，可是俞义华每次总是推来推去，說我不能剝削別人。但临到他买东西叫吳敏吃时，只要說个“不”，他就会怪吳敏，“怎么我这菜里有毒？”

今天俞义华又要請客吃东西，吳敏沒有錢，心想叫俞义华少用点，所以提議熬山芋湯，既省錢，又好吃。

炊事班長王荣貴象往日一样，照例叫炊事員向老乡借了一只坏瓦盆，扒了一盆炭火送到連部。他知道連長的身体不好，抗不了冷。王荣貴也是俞义华的同乡，是营長的运输員，他燒得一手好菜，他要干炊事工作，而且指定要到二連来，这主要因为他和二連連長是同乡，有些事情談得来，所以营長也同意了他的要求。

王荣貴今年四十六岁了。一則因为他年紀大；另外，因为他为人誠实，厚道，無論对誰都很体貼，所以連吳敏和俞义华都称呼他一声：“大老王！”

山芋湯熬了一盆，大老王亲自端着送到連部。这时，馬士德也被通訊員叫来了。

大老王一看一排長来了，連忙笑着說：“今天这只鷄老了一点，不容易燂爛。”